

说起非虚构写作的谱系、资源与脉络，一般会提到西方的新新闻主义、美国纪实小说，以及我们自身的报告文学传统等。非虚构在中国文坛再度引发热潮，无疑得联系到《人民文学》2010年推出的栏目，登高一呼，迄今蔚为大观。检视这些年来能够进入后世文学史、代表此期间时代之“新”与文学之“新”的现象，非虚构写作肯定无法绕过。以下列举的四个问题，拟将非虚构写作取诸互见的一面呈现出来，既彰显成绩，也不隐匿结性的问题与危机。

与此前精英而保守的文学写作相比，非虚构更具新变和“出圈”的气质。在纸质文本之外，新媒体时代各种公众号、订阅号、APP——“人物”“人间”“剥洋葱”“正午故事”“故事硬核”“谷雨实验室”“真实故事计划”等——对非虚构写作有深度介入。目前研究界对新媒体领域的非虚构现象似乎关注不够。如《一个农民工思考海德格尔是再正常不过的事》《一个博士生的返乡日记》等推文都引发舆论甚至市场的关注。不过问题也存乎其间：首先，新媒体非虚构大多定位为普通人的传记，从上述推文标题可知，主人公往往被贴上性别、阶级、地域、职业的身份进行分类，作为非虚构写作初衷的社会问题导向由此可能被简化为身份政治。其次，在注意力经济与算法逻辑支配下，为博取关注、点赞并转化为盈利，普通人的传记也会被过度传奇化。从读者这方面而言，对陌生人生活的关注不应被猎奇心理所捕获。再次，非虚构促使写作主权进一步开放和下移，自媒体时代也为满足个人自述意愿提供了便利。一系列的非虚构写作课程和平台纷纷推出，在标准化、规模化、产品化的写作样式中，到底谁能够被我们看见？非虚构与新媒体的结合鼓荡起阵阵东风，文学因越界而活力焕发，抑或存在被消费主义釜底抽薪后改头换面再登场的风险？

近十年来获得关注的非虚构作品，努力将中国社会丰富的复杂现实呈现出来，作者们走入生活深处，置身社会田野，发现中国问题。“社会问题”已然成为非虚构写作稳定的取景器：慕容雪村的《中国，少了一味药》涉及传销，郑小琼的《女工记》涉及打工，梁鸿的《中国在梁庄》涉及乡村治理、乔叶的《盖楼记》《拆楼记》涉及拆迁与上访、袁凌的《寂静的孩子》涉及留守与流动儿童……然而社会问题的满溢也会带来限制。詹姆斯·伍德批评一种乏味、无趣的现实主义写作策略：“走出去，填满你的笔记本，然后不分青红皂白地将所有这些现实塞进小说。”非虚构写作也会面临类似危险，满足于在社会生活的表面惯性滑行，满足于来自社会问题的素材加工成引人入胜的故事，实则支付了巨大代价，比如牺牲了人物，“这些人中没有一个是可算是个体。他们全都是从社会的目录表中选出来的”（詹姆斯·伍德：《汤姆·沃尔夫的肤浅和信息问题》），牺牲了社会问题中鲜活的具体，以及与此个体相联系的深广的社会背景。

2021年10月16日，何平与我召集以“文学与公共生活”为主题的工作坊（“上海—南京双城文学工作坊”第五期），邀请众多非虚构写作的作者、研究者与从业者与会。郭奥在发言中提醒道：“当你把录音笔关闭，就是把这个人东西拿走了”，那么，“他人东西是否能直接为你所用？你真的了解他吗？”（郭奥：《不被夺走的时间》）这里涉及非虚构写作的伦理：既要呈现他人的生活世界，又要深知这种呈现的限度所在。且举哲贵的《金乡》为例，这是一部以温州金乡镇企业发展为主题的非虚构作品。为一方水土与一方人赋形，总须凭靠强悍而婉转的笔触，总须以自身的文学观、价值观去加以整合，否则满地碎片难以从泥土中跃然纸上。但是哲贵又时时警惕不要过度掺入自身判断，否则“金乡便成了我的金乡，那将是一座有序却单一的城邦，是一座只有我的标签和气息的城邦。我不要这样的金乡”。写一众人，神情毕现，那么这支笔既要“以厚入有间”，深入体贴人情物事的每一处褶皱；又当“止于所当止”，知道下笔的限度，每一个人在生命中的丰富与活力、无奈与隐痛，都不可能作家的笔所穷尽。在赋形与度敬之间，非虚构写作的伦理需要悉心摸索。

在居高不退的热潮中，似乎“非虚构”变成一个定语，后面联缀的“写作”显示出巨大包容性，可以对接文学、新闻特稿、田野调查、社会学报告、历史普及读物……尤其近年来社会学调查、人文随笔、甚至社科领域的专业著作等，都会被归到非虚构名下。当不同的行业、专业背景、学科领域等作为变量，非虚构写作一方面呈现出不同面貌、特征与写作抱负，另一方面也引发主体性之争：“非虚构”与“文学”到底孰轻孰重。《扬子江评论》2022年第4期刊发《非虚构研究专辑》即可见出不同观点的碰撞：作家袁凌痛感文学性沦为“社会学或新闻性的附庸和缘饰”，当务之急是“确立和尊重非虚构的文学性，而不是任其在‘非虚构写作’的漫无边际中耗散和消逝”（袁凌：《“非虚构文学”亟需面世》）；研究者丁茵则主张“不应该局限在文学范围内看‘非虚构写作’，如此范围的局限会造成‘非虚构写作’从部分到整体层面均有的意义丢失”（丁茵茵：《抵达非虚构》）。非虚构写作在2010年兴起，背后无疑暗藏一种“纯文学的焦虑”——以虚构为核心，以小说为代表的文学创作，已经无法与社会公共议题对话、无法回应今天的变局，无法建立与时代真实的关系。莽莽苍苍的生活世界要怎么无法进入文学世界，要么在进入之后异化为陈腐的格套，所以文学书写的路径、立场与姿态都需要更新——既然非虚构当年的兴起伴随着上述反思意识，那么今天似乎还不必急于打扫战场、画地为牢。在铺天盖地的非虚构写作中，我们可以追问的是：“文学”能够为非虚构提供什么；在非虚构的肌体中，文学独特的基因会带来什么。我和同事康凌曾就爆款文《外卖骑手，困在系统里》展开研讨，康凌注意到外卖骑手滑倒、买下麻辣香锅自己品尝的细节，进而指出这个“溢出”细节的意义所在：“外卖骑手的身体不仅是经济生产与消费活动中的一个环节，它还具有一个感官的、审美的维度，外卖骑手是具有感官与审美判断之能力的主体。”（康凌：《麻辣香锅与劳动的身体：对一个非虚构文本细节的阐释》）。我们的阅读期待（往往看似真诚）和文学制度，大抵视外卖骑手为残缺、匮乏、受苦受难的人物。一方面，他们的角色扮演如此单一化；另一方面，读者通过对他者苦难的观察来产生怜悯、同情与“血与泪的文学”。上述文学生产与消费程序对外卖骑手的呈现，和算法系统对外卖骑手的处置，其逻辑并无二致，看到的只有木偶和机制，看不到活生生的行动者及其经验。而“麻辣香锅”这个饱含文学性的细节，启动了“感性的重新分配”，再现了普通劳动者不为人知的瞬间，这是文学当为非虚构写作提供的经验。

坚持正创新，用情用力讲好中国故事，创作出更多无愧于时代、无愧于人民的优秀作品，为新时代文艺事业繁荣发展、为丰富人民精神世界作出更大贡献。”

在中国国家话剧院院长田沁鑫看来，总书记在回信中提到的“人民立场”四个字如有千钧，“坚守人民立场，是用情用力讲好中国故事的基础，是社会主义文艺繁荣发展的动力所在，是我们进行文艺创作最根本的遵循。”

坚守人民立场，必须具备大历史观和大时代观。今年国庆期间，中国国家话剧院首部文献话剧《抗战中的文艺》与观众见面并引发热烈反响。田沁鑫告诉记者，创排《抗战中的文艺》历时一年多，主创团队对抗战14年的心路历程进行了认真细致的梳理，以今天的文艺工作者致敬前辈先驱文艺家的方式，展现了1931年至1945年，胸怀爱国之志的文艺家们为寻找中国的出路，用文艺的方式求索与奋斗，最终在抗战结束之际，汇聚延安，在党的文艺方针的正确指引下，确立了以人民为中心的创作方向的故事。“文艺家不比谁高，文艺家也是人民的一部分。做人民的戏剧，要求我们从视觉表达、形式创造上都要围绕内容的思想性做文章，而内容的思想性应当是人民性的，坚守住这一点，我们的文艺创作就不会跑偏。《抗战中的文艺》中，萧红、萧军等东北作家为抗战奋笔疾书，有老舍在日军炮火声中摔落书本的灰尘，有郭沫若于国难之时返回祖国，有丁玲奔赴延安，有巴金创作《寒夜》，有冼星海怀揣爱国之志写就《黄河大合唱》……人民性，是过去和现在文艺工作者始终不变的追求。我们在舞台上打造了追溯抗战文艺精神风貌的‘文献博物馆’，调集了孙红雷、段奕宏、田雨、廖凡、陈建斌、辛柏青、佟大为、李光洁、罗一舟、关晓彤、吴谨言、朱颜曼滋等一大批优秀话剧演员致敬文艺前辈，这是中国国家话剧院践行总书记回信精神的一次有力实践，也是在总书记回信国家话剧院一周年之际交上的一份诚挚答卷。”

收到回信以来，中国国家话剧院在繁荣文艺创作、讲好中国故事，增强人民群众文化获得感与幸福感等方面做出多元尝试。田沁鑫告诉记者，今年国庆开展了“青年导演创作扶持计划”，选拔产生的12位青年导演以“一文一武”的方式，将《牡丹亭》与《水浒传》进行现代化演绎。“演出虽然是在只有300座的小剧场进行，但是它所产生的影响非常大，青年导演认真学习古典文学，不仅锤炼了我们的青年创作人才队伍，也为讲好中国故事、传播中国优秀传统文化贡献了一份力量。”此外，由国话青年导演查文浩执导、根据作家季宇发表在《人民文学》的中篇小说《最后的电波》改编的话剧《铁流东进》今年4月份首演，话剧聚焦新四军通信兵战斗生活，真正做到了“为烈士立碑、为人民立传”。文化节目《故事里的中国（第三季）》，同样把人民作为文艺表现的主角，反映了“时代之变、中国之进、人民之呼”，有效汇聚起强大的人民精神力量。据田沁鑫透露，中国国家话剧院正在创排反映文明执法的《鼓楼那些事儿》，未来还将与优秀民族企业合作，将民族企业精神以文艺作品的形式搬上更广阔的舞台。

如今，越来越多的文艺工作者自觉承担起“举旗帜、聚民心、育新人、兴文化、展形象”的使命任务，通过有筋骨、有道德、有温度的文艺作品为人民抒写、为人民抒情、为人民抒怀。我们都是收信人，我们都是续写者，让我们共同续写勇攀文艺高峰的时代华章。

了两场‘青春国戏’中国戏曲学院优秀教师成果展，让教师在演出实践的过程中实现教学相长。”

2020年5月，是尹晓东从中国儿艺回到母校中国戏曲学院任职的时间。中国戏曲学院建院70周年，也是尹晓东回到母校就职后遇到的第一件大事、喜事。“大家想到给总书记写一封信，向总书记汇报中国戏曲学院70年来的发展历程和成就。写信的老中青少四代师生中，年纪最长的是郭汉城教授，年纪最小的是一名来自中国戏曲学院附中的学生。大家没想到真的盼来了总书记的回信！”

正如总书记在回信中强调，“戏曲是中华文化的瑰宝。”在尹晓东看来，中华文化蔚为大观、源远流长。戏曲是一门综合性艺术，包含文学、音乐、表演、美术等多种艺术元素，戏曲中既有中国人的人文精神、家国情怀，也有对真善美的向往、对假丑恶的鞭笞。戏曲同样也是中华美学精神的重要载体，戏曲讲究的虚拟性、写意性等都是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重要特征，戏曲赓续了中华文脉。

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不仅有历史厚度，还有未来向度。尹晓东认为，今天的戏曲发展应当处理好两组关系：一个是继承与发展，另一个是传承与传播。“历史继承性是艺术发展的普遍规律。具体到戏曲而言，戏曲在宋元时期逐步成型，清代有了更多地方戏的发展，晚清时期昆曲式微，京剧出现。我们会发现，戏曲其实是一门不断继承传统、又不断发展的艺术样式。今天，很多戏曲剧种都被列入非物质文化遗产名录。有时候大家生怕一动就变了味儿、走了样，创新和发展的步伐变得有些谨小慎微。我认为传统艺术要继承与发展并重，赋予它新的时代生机。”

对于传承与传播，尹晓东谈到，党的十八大以来，习近平总书记多次指出，要推动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创造性转化、创新性发展。对于戏曲而言，同样要坚持“双创”传承。此外，在注重传承的同时，也要注重传播。“传播有两个层面：第一是国内传播，要让更多观众特别是年轻人真正了解中国戏曲的美；第二是国际传播，除了加强一般性的国际交流演出，还要更进一步完善戏曲的国际传播方式，比如可以尝试在演出前做一些导赏，或者演出后进行现场交流。”尹晓东告诉记者，中国戏曲不乏精彩的中国故事，如何讲好中国故事、传播好中国声音，是摆在戏曲工作者面前的时代课题。

文化自信是一个国家、一个民族发展中最基本、最深沉、最持久的力量。尹晓东感到，近些年，国家在文化发展政策上，给予了戏曲很大支持，为戏曲营造了良好的文化生态环境，越来越多的青年人正在走近戏曲、爱上戏曲。“比如近年来戏曲进校园工作成效显著，戏曲走进校园从小学做起。过去孩子们可能没有机会接触这门艺术，接触后会发现戏曲不仅是古典的，也是现代的。”最近尹晓东看了几场昆曲，发现如今喜欢昆曲的年轻人绝不在少数，然而昆曲的诞生比京剧还要早上几百年。尹晓东相信，坚定文化自信，弘扬优良传统，坚持守正创新，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时代新篇章正在缓缓开启。

人民立场：用情用力讲好中国故事

2021年12月25日，中国国家话剧院创建80周年、正式成立20周年，中国国家话剧院艺术家收到了习近平总书记写给他们的回信，信中充分肯定了这支来自延安的文艺队伍为中国文艺发展所作出的贡献，并寄语“希望你们再接再厉，紧扣时代脉搏、坚守人民立场、坚

出振聋发聩的声音。”

党的十八大以来，燕赵大地上发生着日新月异的变化，“一带一路”、京津冀协同发展、雄安新区建设等国家重大战略规划给河北带来前所未有的重大历史机遇和战略支撑。习近平总书记多次前往河北视察，给予河北人民以巨大鼓舞和有力指导——2017年2月、2019年1月，总书记先后两次前往雄安新区视察工作并作出重要讲话，为建设雄安新区擘画蓝图；2017年8月，总书记对塞罕坝林场建设者事迹作出重要指示，强调全党全社会要坚持绿色发展理念，弘扬塞罕坝精神，一年后，总书记来到塞罕坝机械林场，了解林场建设和生活情况；2017年1月，总书记前往张家口考察冬奥筹办情况，2021年1月，总书记再次来到崇礼调研冬奥会筹办工作。十年间，总书记在河北大地上作出了一系列重要指示、发表了一系列重要讲话，为新时代河北发展指明了前进方向。

关注时代、书写时代、反映时代一直是广大河北作家的使命与担当。党的十八大以来，河北作协贯彻落实总书记系列重要讲话精神，积极引领广大河北作家关注现实生活、紧跟时代步伐，围绕恢宏壮阔的时代主题开展文学创作。2018年，河北作协组织作家王立新赴塞尔维亚斯梅代雷沃钢厂，创作出版了以河钢集团成功收购塞尔维亚斯梅代雷沃钢厂为背景、展现“一带一路”建设美好前景的长篇报告文学《多瑙河的春天——“一带一路”上的钢铁交响曲》。2022年，河北作协开展“‘奋进新征程 建功新时代’——迎庆党的二十大全国知名作家河北行”主题采风活动，组织40余位省内外作家先后4次分别深入崇礼、塞罕坝、雄安新区等地采风，创作的《拔节生长的雄安》《春染千年秀林》等一批优秀作品在《人民日报》《光明日报》发表。

在雄安新区火热建设之际，关仁山来到白洋淀王家寨长期驻村生活，创作了反映雄安新区人文历史和新时代巨大变化的长篇小说《白洋淀上》，关仁山在创作谈中说，“在新时代的伟大变局里，雄安不是孤立的，它将成为未来人类科技创新的标杆和高地。中国科技和中国速度令人瞩目，奏响了新时代的主旋律，我想借此找到新的视角和生机。”

围绕弘扬塞罕坝精神，冯小军与尧山壁一同创作了长篇报告文学《绿色奇迹塞罕坝》，作品从细节入手，系

（上接第1版《不负重托 续写华章》）

收到回信4年来，中央美术学院从美育学科建设、美育理论研究、美育教学改革、美育人才培养和师资队伍建设和美育服务社会等方面全面推进学校美育工作。如今，美育已成为中央美术学院新百年的一张闪亮名片。范迪安谈到，中央美术学院对总书记回信中提出的“弘扬中华美育精神”这一崭新时代课题的理论研究不断加强，努力构建具有中国特色、时代特色的美育理论体系。2019年3月，中央美术学院成立了美育研究中心，2020年5月在中心基础上成立了美育研究院，马克思主义美学与美育、美术教育与美育、中国传统文化与中华美育精神等专题的研究都取得一系列成果。总书记还在回信中强调，美育教育是美育的重要组成部分，对塑造美好心灵具有重要作用。中央美术学院高度重视“课程美育”的引领作用，通过为劳模造像、长征路上的写生、美绘乡村、艺术乡建、城市社区改造等艺术实践，使青年学生牢固树立以艺术服务人民、以美育人的艺术理想。在美育学科建设方面，中央美术学院在全国艺术院校率先开展了美育研究方向硕、博士研究生招生及培养工作，同时面向全校学生开设“美育导论”必修课程、“马克思主义美育研究专题”“美育研究专题”“中国现代美育史话”等选修课程。美育服务社会方面，在新中国成立70周年、中国共产党成立100周年、2022年北京冬奥会等国家重大活动中，在“一带一路”“中国文化走出去”等国家文化外交战略中，在京津冀一体化建设、北京城市副中心、雄安新区等区域规划建设设计中，在党史主题美术创作和北京大兴国际机场等重大设计项目中都有中央美术学院师生的身影。近年来，中央美术学院还和中央广播电视总台共同打造了“新时代中华美育故事”“美术经典中的党史”“诗画中国”等形式多样的美育艺术节目，持续不断地向全社会讲好中国的美育故事，传播中国文化价值。

在习近平总书记给中央美术学院老教授重要回信精神的指引下，新时代美育进入到一个全方位落地、实质性推进并朝向深层次发展的、可以称之为“大美育”的新阶段。范迪安表示，近年来学校美育课程全面开设，“艺术基础知识基本技能+艺术审美体验+艺术专项特长”的教学模式日益完善、广泛普及，全国高校和中小学的文艺展演活动丰富多彩，育人成效显著增强。与此同时，社会美育活动也在日益广泛深入地展开，全社会的美育意识普遍提高，美术在经济社会发展中的重要作用得到高度重视，美术馆、博物馆等公共艺术场馆建设的数量和质量都在明显提升，美绘乡村、艺术乡建等以美育赋能人民美好生活的实践路径不断拓展。

文化自信：让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焕发时代光彩

2020年10月23日，中国戏曲学院师生收到了习近平总书记的回信。总书记在回信中指出，“繁荣发展戏曲事业关键在人。”就在今年国庆节前夕，第七届中国京剧优秀青年演员研究生班（以下简称“青研班”）开班。创办于1996年的“青研班”，20多年来为国家培养了一批又一批优秀戏曲表演人才。中国戏曲学院院长尹晓东告诉记者，“本屆‘青研班’的开办是落实总书记回信精神的重要举措，我们要培养出能担当时代重任的青年戏曲人才，以优异成绩喜迎党的二十大。我们不仅要培养学生培养好，也要让教师能够更好成长，9月底学院还在梅兰芳大剧院举办

（上接第1版《河北：新时代“赶考”路上的文学书写》）

“我认真思考了河北中西部古中山国地域的文化精神特质。自古燕赵多慷慨悲歌之士，我试图给悲歌慷慨找个代言人，一个名字跳跃在我的眼前——平山团。”程雪莉用5年时间寻找关于平山团的历史线索，她的报告文学《寻找平山团》从西柏坡出发，辗转两万余里，寻找那个承载民族精神的团体，记录和礼赞了伟大而又平凡的人民子弟兵。

刘建东的短篇小说《无法完成的画像》从历史细节入手，还原了革命年代残酷激烈的地下斗争，颂扬了地下工作者忠于理想、敢于牺牲的大无畏精神。刘荣书收集整理冀东、冀南地区抗日爱国救亡史料，创作了抗战题材长篇小说《党小组》，“在‘史’和‘实’之间开掘出一片广阔的创作空间”，由其改编的电视剧《前行者》日前在央视热播。当谈到现实革命历史题材写作时，刘荣书认为，“作为一名河北籍写作者，若想写一部抗战题材的作品，晋察冀抗日根据地是一座丰碑式的存在，亦是取之不竭的文学矿藏。”

2021年是中国共产党百年华诞。为讴歌党的丰功伟绩，推动重大主题文学精品创作，河北作协启动“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0周年主题创作工程”，组织出版《最美的奋斗》《望烽烟》《枣花开，蜜更甜》《特别支部》四部长篇小说、报告文学作品；组织和引导广大河北作家创作了《寻找英雄的足迹》《赤色初心》《红色经典与烽火作家》等一批反映党领导人民进行艰苦卓绝的斗争及党员英雄人物光辉事迹的长篇作品；举办河北作协主题作品创作规划会、研讨会，围绕建党百年等主题开展系列学术讨论研究。河北作协党组书记王凤在研讨会上表示，“河北有着丰富的红色资源、优良的红色传统，把红色资源利用好、把红色传统发扬好，是共产党人的重要职责，也是广大作家的光荣使命。”

书写民族复兴时代主题

民族复兴的时代主题是新时代文艺创作的主旋律，时代之变、中国之进、人民之呼是文学萃取题材的无尽宝库。习近平总书记指出：“任何一个时代的经典文艺作品，都是那个时代社会生活和精神的写照，都具有那个时代的烙印和特征。任何一个时代的文艺，只有同国家和民族紧紧维系、休戚与共，才能发